

印
象
感
想
回
忆

有版權

實價六角

印 象 感 想 · 同 憶

茅 盾 作

沈 雁 冰 茅 盾 天

發行人 吳

發行所 上海文藝出版社

印刷所 上海文藝出版社

林

上海文藝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

巴 金 主 編 文 學 叢 刊

第 三 十 六 集

星 曼 夜 春 黃 達 小 巫 集

葉 蕭 白 燕 張 靳 萬 奚 紫 乾 雁 短 短 如 短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髮 的 事 印 象 · 感 想 · 同 憶 · 不 盾 散 文 綠 葉 的 事 橋 銀 狐 集 咀 華 集 日 出 運 河

巴 金 短 篇 情 吟 散 文 廣 田 散 文 劉 西 渭 批 評 曹 禺 劇 本 臧 克 家 詩 集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月 初 版

三 十 年 二 月 六 版

目錄

全運會印象.....	一
車中一瞥.....	二一
官船裏.....	三七
交易所速寫.....	五三
「佛誕節」所見.....	五九
看模型.....	六七
國文試題.....	七一
好玩的孩子.....	七五
談我的研究.....	七九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	八七

部

改定書

院

部

部

回憶辛亥……

九七

全運會印象

據報上說，全運會十一天內售出門票總計銀十一萬元左右。算個整數十一萬元罷，那麼我也居然是報效過十一萬分之一的一個看客。

我和運動會什麼的，向來緣分不大好。第一次看到運動會，是在杭州，那還是剛剛「光復」以後，是師範學堂一家的運動會，門票由師範學堂的一個朋友送來，我一個錢也沒有化，（師範學堂運動會的門票本來也不賣錢的。）第二次在北京看了。時在民國三年或四年，好像是什麼華北運動大會。門票是賣錢的，可是我去看了一天，也沒有化錢，因為同校的選手例可「介紹」——或者是「夾帶」罷，我可弄不清楚了，——若干學生進場。既然是「夾帶」進去的，當然坐不到「看台」，只混在蘆蓆搭的本校選手休息處，結果是「休息」多於看「運動」。

第三次就是這一回的全運會。這一次，不但化錢坐「看台」是有生以來的「新紀錄」，並且前後共去看了兩天，也是「新紀錄」。誰要說我不給「全運會」捧場，那真是冤枉。

然而「捧場」之功，還得歸之於舍下的少爺和小姐。第一次是少爺要去看，我當然應得勉強做一回「慈父」；第二次是小姐要看了，那我自然義不容辭自居爲「識途之老馬」。

我相信，我雖然只去了兩天，却也等於和大會共終始。因爲一次是最不熱鬧的一天（十二日），又一次便是最熱鬧（十九日）。我憑良心說，這兩天都使我「印象甚佳」。

首先，我得讚美那直達全運會場的華商公共汽車的賣票人實在太客氣了。隔着老遠一段路，他就來招呼，慇懃到叫人過意不去。看慣了賣票人推「土老兒」下車，不管他跌不跌交的我，真感到一百二十分的意外。這是「去」那里知道「回

來」的時候幾路車的賣票人一齊動員作「招呼」的競賽，那一份「熱心」恐怕只有車站輪埠上各旅館的「接客」方才夠得上。自然，這是「最不熱鬧」的十二日的景象。至於最熱鬧的十九日呢，理合例外，下文再表。

好，買得門票，就應當進場了。不知道爲什麼，左一個「門」不能進去，右一個「門」也不能進去，於是沿着「鐵絲網」跑了半個圈子，居然讓我先見識了一番會場外的景緻。會場的「四至」全是新開的馬路，（恕我記不得這些馬路的大名）而在這些馬路一邊排排坐的，全是蘆蓆搭成的臨時商店，水菓舖和飯館最多，也有例外，那就是聯華影片公司的「樣子間」，棚頂上有兩個很大的電燈字——「天倫。」對不起，我把聯華的臨時宣傳棚稱爲「樣子間」實在因爲牠不像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臨時宣傳棚似的，竟有人「招待」又可「休憩」並且恭送茶水。

一看見有那麼多的臨時蘆棚飲食店，我忽然想起這會場外的景緻實在太像

我們家鄉的「燒香市。」說是「太像。」決不是指兩者的形貌，而是指兩者的「氛圍。」同樣，「田徑場」可就「太像」上海的三等影戲院。我赴會以前，把我二十年前看過華北運動會的寶貴經驗運用起來，隨身帶了些乾糧，（我想我應當表明一句，我是單揀那沒有核也沒有皮壳的東西，）以及一瓶葡萄汁，一瓶冷開水。然而一進了田徑場的「看台，」我就曉得我的「細心」原來半個錢也不值的。這里什麼都有：點飢的，解渴的，甚至於消閒的，各種各樣飲食的販賣員趕來落去。比三等影戲院還要熱鬧些。栗子壳和香蕉皮梨子皮到處有的是。這樣的舒服，「自由，」我自然應當儘量享受的；於是把葡萄汁喝了，冷開水用來洗手，空瓶子隨便一丟，而肚子尚有餘勇，則儘力報答各式販賣員勸進的盛意。至於帶去的乾糧呢，原封帶回。

「田徑場」像一個圓城。「看台」就是城牆，不過當然是斜坡形。我不知道從最低到最高共有幾級，只覺得「仰之彌高」而已。我們站在最高的一級，那就是站

在城牆頂上了，看着城圈子裏。

那時「城圈子」裏，就是「田徑場」上，好像只有一項比賽：足球。廣東對山東罷？當然是廣東隊的「守門」清閒得無事可做。我真替他感到寂寞。我聽得那播音喇叭老是說：「請注意，廣東又勝一球。」真覺得單調。我熱心地盼望山東大漢們運氣好些，每逢那球到了廣東隊界內時，我便在心裏代山東大漢們出一把力。我這動機，也許並不光明；因為廣東隊的球門離我近，我可以更加看得明白。

忽然有一個聲音在我前面說：『怎麼球總在那邊呢？』

我留心去找那說話的人。原來是一位穿得很體面的中年太太，撐着一把綢洋傘，有一位也很漂亮的年青人坐在旁邊，光景是她的令郎。

『因為這一邊的人本事好，』那位「令郎」回答，接着他就說明了許多足球比賽的規則。憑我的武斷，這位中年太太對於足球——或者甚至運動會之類，常識很缺乏，要不是足球而是回力球，那她一定頭頭是道；然而她居然來了，坐在代價高

可是不舒服的水泥「看台」上，她也帶着她的「令郎」，可一定不是她在盡「慈道」而是她的「令郎」在盡「孝道」。誰要說她不給「全運會」捧場，那也真是冤枉。

這時太陽的威風越來越大。那位「熱心」的中年太太撐傘撐得手酸了，而且就在頭頂那香爐式的煙囪口裏老是噴着煤灰，像下雨一般往我們這些看客身上洒——如果跟雨一樣重，倒也好了，偏偏又比雨點輕，會轉灣，中年太太雖然有傘，却也全沒用處，於是我聽得「熱心」的她第一次出怨聲道：「怎麼沒有個布篷遮遮呢！不及海京伯！」

哦，海京伯！那不是曾經在「一二八」以後的上海賺過大錢的法國馬戲班麼？哦，我懂得這位中年太太心目中的「全運會」了。

我忽然覺得「看運動會」也不過如此，然而看「看運動會」的各色人等却大有意思。我坐不定了。我也開始「運動」，在那斜坡形的「城牆」上來來去去跑。

我在多數看客的臉上發見了這樣的意思——海京伯或是大雜耍。有些穿了制服排隊來的學生看客自然是例外。可是他們「嘴吧的運動」似乎比「眼睛的運動」忙得多了；他們談天，吃零食，宛然是 Picnic 的風度。這也怪不得，那天上午的「運動」實在不多。

下午，我的「活動範圍」就擴大了。我的活動地盤仍舊是「田徑場」。因為我覺得如果要「看運動會」的各色人等，再沒有比「田徑場」好了。下午這裏的節目很多，除了跳遠，賽跑，擲鐵餅，那邊的「國術場」還有一個老頭子（也許不老）穿了長衫舞刀。這在中年太太之流看來，還不是名副其實的「大雜耍」。

而且下午看客也多些了。我如果死守在一個「看台」上，未免太饒。於是我第一步按照「門票」給我的「資格」遊了兩處看台。第二步是做蝕本生意，「降格」以求進，門警先生很熱心地告訴我錯了。因為我自願錯到底他也就笑笑。第三步我打算「翻本」，然而兩條腿不願意，只好作罷。

老實說，我近來好多時候沒有這樣「運動」過，所以即使看不到人家的運動，我已經很滿意了。我相信這一個下午比一般安眠藥有效得多。但是事後我才知道我這回的能夠給我自己「運動」還得感謝那「看客最不熱鬧」。

下午除了更加證實我上午的「發見」而外，還得了個新的「不解」。有一羣穿一色的青白蘆蓆紋的布長衫的小學生每人都拿了鉛筆和拍紙簿，很用心地記錄着各項比賽結果的報告。中間有幾位偶爾錯過了播音喇叭的半句話就趕忙問同伴道：「喂，你抄好了麼？百米低欄第二名是多少號？」似乎這是他們出來一趟的「成績」，回頭先生要考查。

我不能不說我實在「不解」這羣小學生心目中的「全運會」到底是個什麼？

還有一個「不解」那却輪到我的少爺身上。當我們互相得到同意離開了運動場的時候，我就問他：「看得滿意麼？」他照例不表示。我又問：「足球好不好？你是

喜歡看足球的呀。」「虹口公園的還要好。」「那麼你不滿意了？」他回答是「也不。」「哦——那麼你還贊成些別的罷？」我的少爺却笑了笑說：「我記不清楚了！」憑經驗，我知道他所說「記不清楚」就是拒絕表示意見的「外交詞令」！我只好不再追問下去了。其實他的運動會常識比我高。例如賽跑起步時槍聲連連兩響，就是有人「偷步」，我不知道而他知道。所以他對於「全運會」的拒絕表示意見，我真是「不解」。

在我呢，當真沒有理由不滿意；我自己「運動」過了，而且還看了「看運動會」的人們，然而過了幾天以後，我知道我的少爺那天也「看」了一點回來，而且也許他還「贊成」——那就是會場的建築。

因為第一次看了「滿意」，所以十九那天又去各報的「全運會特刊」早已預測這天一定很熱鬧。我也以為「很熱鬧」者不過水泥看台上不留空白罷了，那

里知道我這「以爲」雖事實遠得很呢！

到運動場時，不過十點鐘，這次我有「經驗」，幾座賣「門票」的亭子一找就得；怪得很，「售票亭」前一點也「不鬧」。——高，才知道好一些的坐位都已經賣完了。（後來我知道「熱心」的朋友們都是早兩天在中國旅行社買好了的。）然而籃球場的門票居然還有，至於「田徑場」只剩起碼的二角票。好二角的就是二角的罷，反正我看「看運動會」的人也就滿意了。我買了票後不到十分鐘，「田徑場」門票亭就宣告「滿座」。

那天「田徑場」只有兩場足球決賽，時間是下午一點和三點。籃球場也有兩場的決賽，時間是下午一點到三點。我以為（又是「以為」了）看過前一場的籃球再到「田徑場」應卯一定是從容的。我決定了這辦法時，大約是十點半，下午離一點還有三小時光景，不免先上「城頭」去逛逛。一進去，才知道這個十萬人座位的田徑場看台已經上座到八分了！然而此時「場」中並無什麼可看，只遠遠望

見那邊「國術場」裏有一位上身西裝襯衫下身馬褲馬靴方臉兒老大一塊禿頂的「名家」在鄭重其事的表演太極拳。他雙手摸魚似的在那里掏摸，他前面有一架「開末啦」大概也在搖罷？

我相信那時田徑場的八萬看客未必是爲了那太極拳而來的，我也不相信他們全是我的「同志」——爲看「看運動會的人」而坐在硬水泥地上晒太陽。他們大部分是所謂「球迷」罷？而不是來的太早了麼？（後來我知道他們並不太早，他們的「經驗」是可靠的。）照我的估計，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一定是十點以前就坐守在這里了！這一份「熱心」真可怕！

並且他們一定決心坐守到下午一點鐘？不見他們差不多全帶着乾糧麼？後來我又知道他們的「經驗」在這上頭也豐富的。因爲不久以後不但「滿座」而且「擠座」的時候，各種食品的販賣員都給「搵清」出去，你不自帶乾糧，只有對不起肚子了。

然而我根據了上次我的「經驗」這回是空手來的。所以「看人」——帶便也看「摸魚」看到十一點過些兒，就「擠」出、這時已經十足可用一個「擠」字了。那「城牆」來打算吃了飯再說。

喫過飯，我還是按照我的預定步驟先到籃球場。因為小姐是喜歡籃球的，而我也覺得籃球比足球更近於真正的「體育」。籃球是剛柔相濟的運動，演來是一段嫵媚。

在體育館門口，我經驗了第一次的「奪門」，就知道那里邊一定也在「擠座」了。幸而還有座可「擠」。

這裏的「看客」大部分是來看「運動」的。並且（也許）大多數是來看選手們的「技巧」——借用小姐的一句話。於是我也只好正正經經恭觀北平隊和

上海隊的「技巧」。

好容易到了一點鐘，「看台」上擠得幾乎要炸了，兩隊的球員上場來了，却又走馬燈似的各自練一趟腿——好像打拳頭的上場來先要「踢飛脚」。那時就聽得看客們私下裏說「北平隊手段好些。」

果然開始比賽的最初十分鐘，北平隊佔着優勢；後來上海隊趕上來了，分數一樣了，而且超過北平隊了，但北平隊又連勝數球，又佔了上風；這樣互有進退，到一小時完了時，兩邊還是個平手。於是延長時間再比賽。在延長時間又快要過完的五分鐘以前，上海隊比北平隊略多幾分。這時上海隊的球員似乎頗倦了，而且也不無保守之心，得到了球並不馬上發出或攻籃，却總挨這麼二三秒鐘，每逢上海球員這樣「遲疑」似的不「快幹」的當兒，看客中間便有人在『噓』。老實說，我是外行，不懂得這樣「不快幹」有什麼「不合」之處，然，看客旁有一位看客却漲紅了臉，啐道：『延挨時間，真丟人！』

哦，我明白了，原來籃球規則雖然已頗周密，可是對於「延挨時間」以圖保守

勝利這巧法兒也還是無法「取締」。

鑼聲響了！比賽告終。上海以略多幾分佔了勝。『延宕政策』居然克奏了膚功。北平隊先離球場，這時候，我忽然聽得「看台」上發出了幾聲鼓掌，似乎在宣稱北平隊的雖敗猶榮。而同時在上海隊將離球場的時候，忽然那『噓噓』聲又來了，而且我對面那「看台」上擲下了許多栗子壳和香蕉皮。這個，我很懂得，是有些「義憤」的「看客」在執行「輿論的道德的制裁」了，而且這些執行者大概不是上海人。

自然，同時也有一些（不多）鼓掌聲歡送得勝者，然而「輿論的道德的制裁」的執行者們因為是顯然集中一處的，所以聲勢頗為洶洶。

在先我知道了上海隊是取「延宕政策」的當兒，也覺得他們何必把「第三名」看得這麼重，但後來栗子壳和香蕉皮紛紛而下，我倒又覺得上海隊的重視「第三名」並不特別比人家過份。如果栗子壳和香蕉皮之類等於北平方面的

「啦啦隊」那未免多此一舉；如或不然而是表示了「輿論」對於「非法勝利者」的唾棄，那麼，也是「輿論」一份子的我，對於失敗者固然有敬意而對於勝利者也毫無唾棄之意。比了一小時而不分勝負，總可以證明兩旁的手段其實沒有多大高低。所以上海隊的「延宕政策」的成功未必算得「丟人」的「勝利」。要是牠不能在「延長時間」內多得幾分，即使牠「延宕」也不中用，而這「最後的多得幾分」顯然不是靠了「延宕」得來的。『上海真運氣！——在「延宕政策」開始時，我後邊的一位看客說。對了我也慶幸上海隊的好運氣，同時也可惜北平隊的運氣差些！』

第二場籃球是河北隊和南京隊爭奪「冠軍」。我看了一半就走。同時有許多「看客」也紛紛出去。並不是籃球不好看，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還有別的節目要看呢。我是按照預定計畫直奔田徑場去。

然而糟了，每個「看臺」的入口都已「拉了鐵門」而且每個緊閉的鐵柵門

前都有一大堆人在和門警「爭論」。

「裏邊滿了，沒有法子！」門警只是這八個字。

我相信裏邊是滿了，因為上午十一點左右我就看見「裏邊」是裝得滿滿的。然而因為打算看「看運動會而不得」的人，我就歷試各個「鐵門」。沿着那「圓城」走了半個圈子，忽然看見有一道鐵門前的人堆例外地發生變動——半堆在被鐵門吞進去。我和小姐趕快跑過去，可是那鐵嘴吧又已閉得緊緊的了。於是我就得了個確信：裏邊雖然滿了，尚非絕對沒有法子。不過「法子」何時可有，那是守門警察「自有權衡」了，我們一夥人就在那兒等。

可是隔不了多久，却遠遠地望見右邊另一個鐵門也在吞進入去了。這離我站的地方約有三丈路。我招呼了小姐一聲，立刻就往右邊跑。同時也有許多人「舍此而就彼」。我跑到了那邊時，那鐵門還在吞人，我當然是有資格的了。可是回頭一看，沒有小姐。我只好趕快跑回去找她，半路碰到她時，再回頭一望，那鐵門早已閉得緊

緊了。我埋怨小姐，小姐再埋怨我，說是我跑了以後，原先我們在等的那個鐵門放了許多人進去。

『他們看見門前人少了，就開門。』小姐說。

哈哈，守門警察的「自有權衡」的原則被我們發見了。我們得用點「技術」來搶門。那也簡單得很：我們站在兩道鐵門的半路，要是看見右首的鐵門在「通融」而左首鐵門前等候的人們擁擠而右的時候，我們就趕快直奔左邊那道門。這「軍略」一試就成功。門警連票子也沒來得及看。因為這當兒是「看客」在表演「奪門」運動。

裏邊滿得可怕！但是我們居然擠了進去，而且也還看得見「運動」。剛剛佔定了一個地方，就聽得播音喇叭叫道：『你們死子，踢球，不要打架！』接着，（過不了五分鐘）又是『不要打架，你們是來看足球的。』那時場中是香港對廣東。那時滿場十萬的看客大概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真熱心在看「運動」——不是「球迷」。

們在看「球王。」

我「看」了十多分鐘實在推不下去了。太陽是那麽熱，人是那麽擠，想看「看運動的人」也不成。而我於足球也還夠不上「迷」的程度。

我只好虧本一回，把化了半小時工夫運用了「策略」或「技術」搶門而得的權利僅僅享用了十多分鐘。

慢慢地走出運動場的時候已經四點十幾分。我忽然感到不滿意了。論理，我不應當不滿意。因爲我確乎很正經地看完了一場籃球。然而我總覺得未盡所欲似的。

因爲有點不滿意，就想趕快回家。可是，呵！有多少人在等車！而且還有多少人陸續從運動場裏出來！我到了公共汽車停車處時，剛剛有一串的公共汽車遠遠駛來。那是回來的空車，我知道。但是人們像暴動似的一哄而上。半路裏就把空車截住。我也不由的往前跑了一段路。我看見車子仍在走，不過慢些，車門是緊閉着的，人們

却一邊跟着車跑，一邊就往車窗裏爬；一轉眼已是滿滿一車子人。我雖然並不「安分」，可是這樣的「暴動」只好敬謝不敏！

各路公共汽車的空車不斷地長蛇似的來，其中夾着搬場汽車和貨車，（當然此時全要載人了），但是沒有一次沒有一輛不是被半路截住，而且被「非法」爬窗的滿了座。搬場汽車和貨車沒有窗，人們便吊住了那車尾的臨時活動木梯，也是一邊跟着車子跑，一邊就爬着那搖來搖去的梯子。

我一算，不對。十五六萬的看客差不多同時要回去，就作算是五萬人要坐公共汽車，而公共汽車連臨時的搬場汽車貨車也在內，共是一百輛（後來我知道我這估計差不多），每車裝四十人二十分鐘打個來回，那麼，要搬運完那五萬人該得多少小時，我如果不取「非常手段」也許要等到八點鐘呢？這未免太那個。

然而我終於安心等着。而且我願意。因為想不到運動會散場以後居然還可以看到一種「運動」——五六萬看客們表演「搶車」那種拚命的精神比廣東足

球隊還要強些。

這第二次的去看，我終於滿意而歸。我看到了兩種並非「選手」的而是羣衆的「運動」——奪門和搶車。

（全運會閉會後第九日寫完）

車中一瞥

擠上了車門，只覺得眼前一片黑；我幾乎以為誤入鐵閘車了。我是提着一口小皮箱的，忽然我和小皮箱之間塞進一個大屁股來，此時要是我一鬆手，那自然什麼都解決，或者我的臂膊是橡皮做的，那也好辦；但不幸都不是，我只好叫道：『朋友，慢點！臂膊要軋斷了！』

我想我一定是用足了力氣喊的，因為擋在我前面的那些人頭都向後轉了；有一位熱心人還幫着我叫道：

『不好了！軋壞了小孩子了！』

『什麼小孩子？』大屁股的主人似乎也頗吃驚地在我耳邊喊起來了。同時他那有彈性的屁股似乎也縮小了一點。

「幸而只是一口小皮箱，」我笑了笑回答。乘那大屁股還沒回復原狀的機會，我的小皮箱就度過了這一關；也不再提在手裏了，我抱牠在胸前，當真就像抱一個小孩子似的。

自家一雙腿已經沒有自動運用的可能，我讓人家推着擠着，進了車箱。自然這不是鐵閘車，可是每個窗口都塞足了人頭，——電燙的摩登女性頭，光滑油亮的紳士頭，……而特別多的，是戴着制帽的學生頭，這一切的頭撥在每個窗口，顯然不是無所爲的。可是這一份閒事，我只好了不管了；從強光的月臺到這車箱裏，暫時我的眼睛不肯聽我指揮。

那位大屁股依然在我背後。單是他老人家一個，也很夠將我從車箱的這一端推到那一端去。而況他背後還有許多別人也在推。然而在我前面的人忽然停止了，因為更前面來了一股相反的推的和擠的。兩股既經會合，大家倒似乎死了心了；反正沒有坐位，誰也犯不着白費力氣。

於是在擠足了人的兩排座位之間的狹小走路中，人們（連同他們的手攜行李）就各自找尋他們的「自由」。

我將小皮箱放在「路」邊，下意識地回頭去望那車門，可是我的眼光不能望到三尺以外去。擋在我眼前的第一堵牆就是那位大屁股。他這時正也在朝我看呢。

「幸而只是一口小皮箱，我們還可以當作凳子用。」

我笑着對「大屁股」說，自己先坐了下去。

「大屁股」用點頭來代替回答，朝我的小皮箱角打量了一眼，也很費力地坐了。

喇叭聲從月臺上來了。

這是孤獨的喇叭，可憐的音調生澀的喇叭。

「車要開了！大屁股朋友鬆了一口氣似的。」

這位朋友有一張胖臉和一對細眼睛，可是這對大眼睛很能觀察人家的表情。他知道我在懷疑喇叭聲和「車要開了」的關係，就熱心地解釋道：

「是那些保安隊吹喇叭——他們是歡送分隊長，所以車要開了。」

「哦，哦，」我應着，同時也就恍然於爲什麼車窗裏都攢滿了人頭朝外邊看了。他們自然是看月臺上的保安隊。『但是不靠月臺那邊的車窗爲什麼也攢滿了人頭呢？——我心裏這樣想，就轉眼過去望了一下。

還有人在看，而且一邊看，一邊發議論。可惜聽不清。我就問我的胖朋友：『那邊還有什麼？』

「兵——不知道是那裏開來的兵；屯在這裏有好幾天了。」胖朋友回答，忽然他的細眼睛射出憤慨的光芒。我正想再問，前面那些安靜地站着的人們忽然又擾動起來了。一只大網籃和一個大鋪蓋在人叢裏擠過來，離我和胖朋友二尺多遠，赫然站住了；接着是鋪蓋在下，網籃在上，在這狹小的走路的正中，形成了一座「碉樓」。

了。

同時在反對的方向也有擾動。一位戎裝的大漢勇敢地擠過來，忽地直撲一個窗洞，靠窗的座位上有一位太太和兩個十來歲的孩子，戎裝大漢就站上凳子，將一個孩子的上半身逼在他馬褲的袴襠中，他自己的頭和肩膀都塞在窗洞裏，但是趕快又縮進半個肩膀，伸出一隻手去，這手上有他的軍帽，這手在揮動他的軍帽。

喇叭聲又孤獨地生澀地響了。

車窗外的月臺等等也向後移動了。

我知道這戎裝大漢就是被歡送的什麼分隊長。

車窗外的月臺過完了。分隊長也者，已經鎮守在他那鋪蓋網籃構成的「礮樓」前，他的背對着我和胖朋友。

「礮樓」的網眼裏突出一個破口——一個大號的熱水瓶，瓶壳上彩繪着「美女」的半身像，捧一束花，在對分隊長媚笑。

我的視線
把一切
我的視線

我的視線把那「礮樓」作爲中心點，向四面掃射一下。倒有半車子的學生。從他們的制服看起來，他們是屬於三個不同的學校。我的兩鄰全是學生。

隆隆隆，車子是開快了。汽笛勝利地叫着。

『放心罷！這一趟車是有司機人的，沿路也有岔道夫，而且沒有鐵軌被掘掉。』
一個男學生對他的女同學說，慘然一笑。

『剛才車站上那些兵也不是來「護送」的憲兵……』說的又是一個男學生。

『可是他們在這裏幹麼？』女學生睜大了眼睛問。我覺得她的眼神是沉着的，可又同時含着悲愴。

『鬼知道！』

兩個男學生好像約齊了似的同聲回答。

鬼知道
視線

於是三張臉都轉向窗那邊了，望着天空的白雲。白雲很快地在飛。汽笛忽然又叫了，顫抖似的叫着。聽車輪的聲音，知道我們正在過一條小河了。

『貴處是那裏？』胖朋友看着我的面孔說。

『××。』

『有兵麼？』

『也許有。——我一向在外邊，不甚明白。』

『一定有的。敵處是××，跟貴鄉近得很。我們那裏有兵。』胖朋友的細眼睛緊釘住了我的面孔，聲音變得嚴肅。『紀律壞得很！』

『哦！八年前我也見過紀律很壞的兵——』

『是呀，可是他們不同。買東西不規矩，那只好不算一回事；他們一到，就要地方上供給鴉片，喂朋友，全是老槍呢，見不得女人。在大街上見了女人就追人家躲在家裏，他們還去打鬥。』

胖朋友的臉全紅了，他那雙細眼睛矚碌碌地溜動。

忽然他放低了聲音，可是很堅決地說：『這種兵，不能打××人！』

『你以為他們是開來防備××人麼？』

『我不知道他們來幹麼。可是，如果不打××人，他們又來幹麼呢？我們那裏是小地方，向來不駐兵。』

我看見他的眉毛皺起來了，我看出他大概也覺得自己的解答不甚可信，然而他又想不出別的原因；『鬼知道罷哩！』——我忽然記起剛才那兩個男學生的話了。胸中橫着這樣一個疑團的，不只是這位胖朋友。

『你說是應該和××人打呢還是不呢？』我換了題目問他了。

『不打，那是等死。』他乾脆地回答。他這話是平平淡淡說了出來的，然而我覺得這比『出師表』式的播音要誠懇到萬分。

我們都肅然靜默了。我看着他，他的胖身體，我相信他雖然胖得也許過分一點，然

而沒有心臟病。

雖廁所不遠，站着兩三個奇裝異服的青年，似乎有男的，也有女的；他們帶得有一種怪樣的傢伙，隔得遠，又被人們的身體遮住，看不明白，只彷彿看見一束細棒兒——比筷子粗不了多少的，頂端都裝飾着白的羽毛。

也不知是好奇呢，或是當真尿急，我費了好大力量爬過了那位分隊長鋪蓋網籃的「欄樓」，居然到了廁所前。呵，看明白了！原來那怪樣的傢伙是幾張弓和一束箭。弓是直豎着，比持弓的人還長些。箭是剛和用箭的人一般高。

廁所的門推不開，我也忘記了遠道艱苦而來的目的，就混在那幾位「射手」的中間看着聽着。

有一位五十來歲的好像半儒半商先生，用半隻屁股挨在已經坐了三個人的橈子角上，從洋瓶裏倒出些黃褐色的酒，到一個熱水瓶的蓋子裏，翹起極文雅的「蘭花」式的手指，舉到嘴唇邊啣了一口，就精神百倍地說道：

老實說，我對於這弓這箭沒有敬意，然而我不願菲薄那幾位持弓箭的青年，他們的神情那樣天真而嚴肅；他們對於弓箭的觀念也許在我看來是錯誤的，然而他們本心是純良的，他們不想騙人，他們倒是受了人家的欺騙。

但是這當兒，那位用了一「蘭花式」手指擎着熱水瓶蓋代用酒杯的老先生，却發表他的大議論了，他從東方文化精神的宣揚轉到「救亡」大計的播音了：

「……現在壯丁要受訓練了，通國要皆兵了，這是百年大計，百年大計；早五十年就辦，豈不好呢！——你們年青人是這樣想的。然而現在還不遲，不遲。不要性急！同××人打仗，性急不來，要慢慢的……」

「慢慢的準備起來罷？可惜敵人却不肯慢慢的等着我們準備齊全！」
一個聲音從老先生的背後出來。

老先生吃驚似的回過臉去，剛好接受了一個鄙夷的睨視。說這話的，是一個小

學教員模樣的人物。

老先生趕快呷一口酒，就不慌不忙說道：

「咳，性急，性急……要慢慢的等機會呀！凡事總有個數的。天數難逃，是麼？」

這時廁所的門開了。我猛又想起要撒尿來。但是那位老先生的議論忽然又從神祕的「天數」轉到「世界大勢」了，我又捨不得走開。

「中國是弱的。學幾拳在這裏，等機會，打幾下冷拳頭。××人就吃不消了。中國不出手打，美國人俄國人遲早要和××人打起來，等××人打得半死不活了。我們偷打幾句冷拳頭，——此之謂慢慢的等機會呀！性急是要誤事的。」

別人我不知道，至於我呢，聽了這樣的宏論，不禁皮膚上起了疙瘩。料不到這位蘭花指頭的老先生竟頗有深謀遠慮的政治家的風度呢！然而也不是怪。我相信他是熟讀報紙的，——熟讀報紙上的播音講演的。

可惜竟沒有人注意他的宏論。他背後他旁邊的人們都在嘈嘈雜雜說他們自

只有帶了箭的幾位青年因爲和他面對面，似乎是儼然在靜聽的。這時那位女「射手」又用那束箭桿上的羽毛輕輕地在耳根上搔癢了。她的天真的眼光現在是注在那位老先生的酒糟鼻上了，有一隻蒼蠅在這鼻子上吮吸。

白的羽毛在女「射手」的耳根邊輕輕磨擦，

『要是耳朵或什麼別的地方有點輕癢，用這傢伙來擦擦，大概是極好的。』——我不禁這樣想。忽然我又想到此時不去撒尿，更待何時。可是慢了一位黃呢軍衣，黑皮馬靴的人物，擠過來，直走到廁所門前。他的腰間掛着一柄短劍，大概是綠皮的劍鞘，劍柄上好像還刻着字。

他在開那廁所的門時還回頭一望。是保養得很體面的一張臉，只是眼睛上有兩圈黑暈，叫人聯想到電影裏的神祕女郎。

綠皮鞘的短劍掄了一掄，砰的一聲，人物不見了，廁所門關得緊緊的。

一個人在車子裏如果沒有坐位，會不知不覺移動他的「崗位」的。我等着那掛劍的人物辦他的「公」事的當兒，忽然已經和那些「射手」們離得遠些，又混在另一個小圈子裏了。

這是學生。胸前的證章是什麼鄉村師範。他們全是坐在那裏的。

兩人座位的相對兩個凳子裏是四個女的。兩位用大衣蒙了頭打瞌睡，一位看着窗外，一位讀小說。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小說，但知道一定是小說。

隔了走路——就是隔了站着的我，她們的男同學佔據了很大的地盤；在我近身處，有一位看申報上的「通俗講座」蘇武牧羊，另外對面的兩位都在讀一部什麼公民訓練。

忽然打瞌睡的一個女生掀開了大衣尖聲叫道：『到了什麼地方了！已經是C省了罷？』

『呵呵』一個頭從公民訓練上抬起來，『剛才過了××站，不知是不是C省地界。』

『嗨！看你的公民常識多差！要到了K站才是C省地界呢！』對面的男生說。

我知道他們兩位都弄錯了，但那位發問的女生似乎是相信後一說的。有一位站在我前面的商人模樣的漢子忽然自言自語發感慨道：『真不知道學堂的先教些什麼！』

這句話大概落進那位女生的耳朵了；而且，誤以為這是我說的，她釘了我一眼。我覺得無聊，正想自動的換地位，忽然那位女生一伸手就要搶那男生的什麼

公民訓練，佯怒說：『省界也不明白，看這書幹麼？』

『嘩嘩，你們女人只知道看小說，戀愛呀，自殺呀，國要亡了，也不管。』

『誰要聽這些話！還我的書來，還我的書來！』

這時另一個打瞌睡的女生也過來了，乘那男生正和那女生在鬥嘴就從男生

的背後抽出一本書來遞給了她的同伴，她們都勝利地笑着。

這書是一本小說。我看見封面上五個大字：夢裏的微笑。

得了書的女生於是翻開書，看了幾行，就朝那邊的男生說：

『你懂得什麼！小說裏充滿了優美的感情，人沒有感情，不能生活？』

於是又看了幾行，自言自語的說：『這首詩，這首詩，多優美呀！』她翻過書而來，

又自言自語道：『周全平！這名兒倒不大聽得。』

我覺得看夠了，要撒尿的意識又強烈起來，於是再擠向廁所那邊去。

官 艙 裏

忽然船上的茶房在太陽晒不到的一邊艙外支起舊藍布的遮陽來了。

就有一個柔軟的聲音輕輕說：

『怎麼，晒不到的地方倒要遮陽？』

發言者，是女性，二十歲不到，太陽腳落在她的頸額上，這雖然有頗厚的電燙頭髮給遮住，可是頭髮裏一定像有些小蟲子爬着，她時時舉手到耳後掠一下，並且時時不安地把上身朝她的同伴那邊靠。她這小聲小氣的一句話就是對她的同伴說的。同伴是男性，也不過二十歲模樣。

『想來這邊也要遮起來罷？』

男的回答，眼光遲疑地望着那剛剛支起來的舊藍布遮陽。驀地他覺得坐在對

面的一位老者在看着他，溫和的眼光似乎在打招呼，於是他就自然的微微一笑，也回了個注目禮。

『就要出「塘」了。出了「塘」這邊有太陽。』

老者解釋着，順手理一理灰黃的八字鬚，老者是一張頗爲紅潤的同字臉，疏眉朗目，嗓音洪亮。加之順手摸摸八字鬚的好姿勢，都表示了他的身份和教養，這立刻在那兩位年青人的心裏引起了藹然可親的印象。

『啊——是是！』男的就恭恭敬敬回答。

『尊姓？』

『黃。草頭黃。』

『府上是××鎮罷？回府去罷？』

『不是。敝處是××區。』這回是那年青的女的回答了。

『唔，怪道口音那麼近。××鎮和××區只隔着一條浜。』

和老者並坐的一位女性，——不用說，她是老者的老伴了，可是看模樣似乎年青得多，——也來應酬了。

在內河小火輪的「官艙」中，因為旅客們大都是有「身份」的，往往不像「客艙」裏的朋友們凳子還沒坐熱就前後左右都攀談過；然而既經外交式地開始了酬酢，那麼，交際的客套也不會馬上就停止，現在這「官艙」裏的二老二少兩對夫婦也就忙起「豈敢」、「失敬」來了。

「官艙」之類往往是社會的某一方面縮影。這裏即使只有四個人，而且四個人又似乎屬於同一的社會階層，然而從表面看就已經叫人感到這裏也有「縮影」。

那位老先生，自然是「中裝」藍綢的大褂，老式花樣，——這差不多是五十歲以上的「鄉紳」的標準服式了，配着他那方臉和八字鬚，自有一種大方又不寒儉

的味兒。老先生是吸烟的，可不是捲烟，而是「陳奇」或「元奇」牌的旱烟，他那支旱烟管雖然比鄉鎮上帶銅邊老眼鏡的七十歲老公公手裏的傢伙稍稍短一點，可已經比同艙那位女青年的粉紅綢陽傘長一些。這是湘妃竹的，紅潤如玉，白銅斗兒，象牙咬嘴，掛着一付真銀的剔牙杖和小小一對碧玉連環。不過盛旱烟的荷包却又

是外國人用來裝板烟的橡皮袋兒。

和尚頭，當前禿了一大塊。然而這一禿似乎增加了疏眉朗目的那張同字臉的豐采堂堂的派頭。

老先生極健談。現在他已經從「今天天氣，哈哈，」轉到了當天上海報上登的葉海生案審判的情形，忽然船上一個茶房探進頭來，接着又伸進一只手來，手指夾着一張糊補過的舊鈔票，陪着笑臉說道：

「老先生，給我看一看，這張「五塊頭」阿好？」

鈔票到了老先生手裏了。這鈔票是背了「十字架」的。形跡確實可疑，老先生

摸出眼鏡來帶了，看過正面，再看反面，又迎着陽光照了一照，就還給那茶房說，『好的，好的！』一面除下眼鏡，一面又加一句：

『要防「十塊頭」——十塊的，那才假得巧妙呢！』

摸一把鬚鬚，他側着臉，似乎是對他的「老伴」，又似乎是對着那位摩登的女青年，藹然微笑說：

『做假的人真巧，會把十張變成十一張。』

『哦哦！那位「老伴」一邊呼着水烟袋，一邊帶噴烟，帶答應。』

『十張變十一張，』現在老先生是望着那位男青年說了，『他們把十張鈔票每張抽出一小條，——一二分闊罷，十小條拼起來，就成功第十一張了。這又是××人想出來的。』

『那不是要小了一點麼？』他的「老伴」提出了疑問。

『所以就叫做巧啦！』老先生把他的旱烟管輕輕敲着桌邊，『不同真的比一

比，老實是看不出來。」

『唔唔！』年青的一對同聲應着。

可是那位「老伴」捧着水烟袋，似乎在沉吟。正值一筒烟燒完，她將烟袋頭拔出一半，却並不吹出那烟灰，也不放下，忽地，微微一笑，撲的吹出了烟灰，她說道：

『算來算去，總好像少一點；拼起來的那一張，總有個地方花紋不對的。』

老先生用手摸着頭頂上那一塊禿，只是哈哈地笑着，於是那位男青年張正經地發表了意見：

『不過，××人，總是會想法子弄好的！』

「老伴」在呼第二筒水烟了，滄蘆蘆的聲音很勻整地響着。假鈔票問題暫時告了個段落。

這位「老伴」或老太太——雖然稱她為老太太似乎不大合適，但將近五十

却是可以斷言的；小巧的身材，很清秀很文雅的眉目，一點不見老態。估量她總有五十歲，因為她的脚是道地的三寸金蓮，而她的談吐舉止却叫人想到三十多年前她大概是「維新派」。

即使她穿一身時髦的衣服，其實也並不「怪樣」；然而她不和她坐得很近那位女青年自然是又窄又長的旗袍，又硬又高的領子，三寸高跟的皮鞋，而頰上塗着兩團「健康色」，手指上是鮮紅的蔻丹，從她們的服裝上看，誰都會覺得一個是屬於「祖」的一代，而另一個則屬於「孫」的一代。

就是那位老先生罷，雖然他的身上除了那根古董味的旱烟管而外，並沒見得太老式，但是那位男青年的服裝太站在時代的尖端了，所以看起來還是一個屬於「祖」的一代而又一個是「孫」的一代。

男青年是穿洋服的。玄色的佛蘭絨上衣，克羅咪鈕子，袖口上是一排五個，光芒閃閃的。連領的綢襯衫，到處都是黑滾邊，甚至領子上也是黑滾邊。兩個假肩頭實在

太闊，又翹得太高了；叫人看着難受。一雙尖頭皮鞋，太尖了；不但夠與他夫人的高跟鞋的尖頭比賽，甚至也不輸於那位老太太的小腳的鞋尖。

他自然也吸煙。擱在桌子上的，是一隻巨型的二十枝裝的扁而帶彎的金屬煙盒，含在他嘴裏的，是一支五寸來長，銀鑲頭的電木咬嘴。

一張三角臉，——都市的娛樂場所最通行的時髦青年的臉。頭髮乾後梳，電燙過。

這樣的兩對却越談越投契了。因為他們不知怎麼一來，談到「文藝」方面了。

「廣陵潮真好！筆調是——真是筆下生花呵！」男青年很熱心地說。

「不過做到後來，李涵秋也撒爛污了。」老先生笑迷迷地說，一手從那橡皮荷包裏掏出旱煙絲來，慢慢捏成一小團，裝進了煙斗。

那位「老太太」這時在讀新聞報上一篇連載小說，聽得他們議論到廣陵潮，就放下報紙，對那位女青年說：

「一天登一段，倒底太少。好文章是要一口氣看下去，才有味道。」

女青年把頭點一下。點頭這一個動作，通常是表示「聽懂了」的，但也常常適得其反，叫人悟到他實在並不懂。這時的「老太太」似乎也這樣悟到，她微笑着轉臉對她的丈夫和那位男青年說：

「近來人的筆路比李涵秋還圓熟，廣陵潮有許多地方太做作。」

「哈哈！」老先生伸長了手臂給煙斗點火，兩個肩頭一個竭力往下傾一個竭力往上聳。

男青年也笑着點頭，也新燃起一支捲煙來。三角臉的下端突出一根五寸來長的細管子，而又不得不放平或朝上翹——在旁人看來那樣子就很尷尬。

女青年這時忽然低聲說：「巴金的家很好罷！」

「唔？」老先生噴出一口濃烟將腦袋一側。

於是男青年趕快拿下他的太長的捲煙咬嘴，帶點忸怩態度說明着：「新出的，

新出的；一部哀情小說。」

『哦！』老先生和「老太太」幾乎同時叫了出來。

『也是家庭小說。』那位女青年又低聲說。

『倒不曾看過。』那位「老太太」用了保留的口氣回答，接着就微微一笑，發表她的意見了。『哀情小說，家庭小說，不能不推紅樓夢。』於是她就「研究」起紅樓夢來。她特地專對她丈夫說：『鳳姐和賈母鬪的牌，大概就是麻將。書上說鳳姐放一張「一餅」給賈母。「一筒」北方人叫「一餅」。不過她們是兩個人就可以成局的。』

老先生只顧一面噴着煙，一面搖着腦袋畫圈子；末了，他把旱煙斗在艙板上篤篤地敲着，似乎很斟酌了一番這才說：『恐怕牌是同樣的牌，打法却不同。』

這一般「考據」兩位青年都沒有插嘴；在哀情小說或家庭小說裏「考據」什麼「麻將」史，他們感不到興趣。然而因為是講的「打牌」却引起男青年對他

的同伴說：

『××哥到底趕不着早車，昨晚上他們又是兩點鐘散場。』

『爽性打個通宵，倒也趕上了。』

『可是後來四阿姨說倦了，只好散場。』

男青年說着便又嘆的一吹將煙蒂頭吹落，又掉轉那太長的咬嘴來，閉一隻眼，「打千里鏡」似的從咬嘴孔裏望了一望，接着便裝上第二支香煙了。

這時那老先生也在裝新的一箇旱煙，側着頭笑迷迷地問男青年道：

『上海有輪盤賭，聽說開三十六門呢，大概就是搖灘一類的賭法罷？』

『不大明白，看是看過的，沒有賭過。』

男青年回答，却又笑了笑，用那太長的香煙咬嘴對他夫人指一指，說：

『她的哥哥就很喜歡這一道！』

『哈哈』老先生點着頭笑着。

男青年忽然又鄭重地接着說：『牌同我的性子不近，總學不好。我喜歡弄弄絲弦傢生，喜歡彈琴。』

『哦，絲竹是能夠怡情養性的，極好極好！』老先生也鄭重地讚歎着。

『前幾天報上說，有一個外國人，鋼琴大王，到上海來了，去聽過了罷？』

『老太太』也趣味極濃地問他。

『沒有。我學的是古琴，七弦琴。』

『呵，呵！』兩位老年人都不勝驚訝了。

於是就談到「音樂」上頭去了。

男青年像對於「音樂」頗有「研究」。他擁護中國古樂。而在中國古樂中，他又竭力推崇「七弦琴」。他抑揚頓挫地說：

『聽過了琴音，再不要聽別的「絲弦傢生」了。別的「絲弦傢生」總是太俗！』

「哈哈」老先生善意地笑着。

那位「老太太」似乎帶點心急地呼完了一筒水煙，讓兩條白煙從鼻孔裏噴出來，也微笑着說：

「古書上稱讚七弦琴的話太多了，實在琴的聲音不好聽；崩崩洞洞像彈棉花，從前孫傳芳在南京玩什麼「投壺」，也有人鼓琴，我聽了幾回，總聽不出好處來。」

「唔，可是靜心聽去，倒底是好的。」

男青年正色回答。

「真的！」那位女青年抿嘴笑着說，「崩崩洞洞聽聽就要打瞌睡了。」

「哈哈」老先生舉起他的旱煙袋在空中劃了個半圓圈，似乎有一番大議論了，但旱煙袋既然只走了半個圓圈，老先生也只喟然加了一句話：「琴大概早已失傳了罷？」

「倒也不然。現在也還有幾位專家。」

男青年又是正色地回答。

『他們請了一位會的，在家裏教着呢！他的二姊和四姐也在學。』

女青年又從旁說明着。

『哦！難得難得！』老先生喫驚地朝男青年望了一眼。

『那真是一門風雅了！』那位「老太太」微笑接一句，此時方把水煙袋的煙斗裏的一粒冷灰吹掉，開始再裝新的。

『豈敢！不過大家沒事，玩玩罷了。』

男青年謙虛着。

老先生笑迷迷地看着那男青年，似乎新「發見」了什麼。末了，他摸一把鬍鬚，慢慢說：

『琴，可以陶冶性情，這句話大概不差；爲的沒有耐心便不能學琴。——哦，貴處有一位××先生，前清太史公，是不是貴本家？』

「不是同姓不同宗。」

「那麼，府上——」

「家嚴是經商的，上海××旅社是家嚴創辦的。」

「呵，久仰久仰！」老先生趕快帶笑說，他那兩道「疏眉」却也喫驚地輕輕一聲。

「琴的聲音，總覺得不好聽：崩崩，洞洞！」

老太太又說，又輕輕的笑了。

這當兒輪船上的汽管叫了幾聲。官艙窗外移近來了一帶石河岸，岸上是一簇瓦房。輪船靠了埠，就有些人腿在官艙窗外走過。接着是三四位旅客湧進這官艙來了。有黃布學生服的青年，也有滿臉肥肉的商人。這「小世界」裏現在鬧了許多，也就複雜了許多了。

船再開駛以後，這官艙裏依然還有「風雅」的談吐，但最多而最響的聲音是：繭市半價，桐油漲的太猛……

黃布學生服的兩位靠近艙門邊，在爭論沿河一帶的「南瓜棚」，到底有多少「國防」的意義；因為據說這些小小的連成的「南瓜棚」是奉命搭蓋的，用意在避飛機「下蛋」呢！

證券交易所

門前的馬路並不寬闊。兩部汽車勉強能夠並排過去。門面也不見得怎麼雄偉。說是不見得怎麼雄偉，爲的想起了愛多亞路那紗布交易所大門前二十多步高的石級。自然，在這「香粉弄」一帶，牠已經是唯一體面的大建築了。我這裏說的是華商證券交易所的新屋。

直望進去，一條頗長的甬道，兩列四根的大石柱阻住了視線。再進一步就是「市場」了。跟大戲院的池子彷彿。後方上面就是會叫許多人笑也叫許多人哭的「拍板台」。

正在午前十一時，緊急關頭，拍到了「二十關」。池子裏活是一個蜂房。請你不要想像這所謂池子的也有一排一排的椅子，跟大戲院的池子似的。這裏是一個小

櫃子也不會有的，人全站着，外圍是來看市面準備買或賣的——你不妨說他們大半小本錢的「散戶」，自然也不少「搶帽子」的。他們不是那吵鬧得耳朶痛的數目字潮聲的主使。他們有些是仰起了頭，朝台上看，——請你不要誤會，那捲起袖子直到肩胛邊的拍板人並沒有什麼好看，而且也不會看出什麼道理來的；他們是看着台後像「背景」似的顯出「××××庫券」、「××月期」……之類的「戲目」（姑且拿「戲目」作個比方罷），特別是這「戲目」上面那時時變動的電光記數牌。這高高在上小小的嵌在台後牆上的橫長方形，時時刻刻跳動着紅字的亞刺伯數目字，一並排四個，兩個是單位「元」以下。像我們在普通帳單上常常看見的式子，這兩個小數下邊有一條橫線，紅色字體可也不小，因而在池子裏各處都可以看得明明白白。這小小的紅色電光的數目字是人們創造，是人們使牠刻刻在變，但是牠掌握着人們的「命運」。

不——應當說是少數人創造那紅色電光的紀錄，使牠刻刻在變，使牠成爲較

多數人的不可測的「命運。」誰是那較多數呢？提心弔胆望着牠的人們，池子外圈的人們，自然是，——而他們同時也是這魔法的紅色電光記錄的助成者，雖然是盲目的助成者，可是在他們以外還有更多的沒有來親眼看着自己的「命運」升沉的人們，他們住在上海各處，在中國各處，然而這里台上的紅色電光的一跳會決定了他們的破產或者發財。

被外圈的人們包在中央的，這才是那吵得耳朵痛的數目字潮聲的發動器。很大的圓形水泥矮欄，像一張極大的圓桌面似的，將他們範圍成一個人圈。他們是許多經紀人手下做交易的，他們的手和嘴牽動着台上牆頭那紅色電光數目字的變化。然而他們跟那紅色電光一樣本身不過是一種器械，使用他們的——經紀人，或者正交叉着兩臂站在近旁，或者正在和人咬耳朵。忽然有個伙子匆匆跑來，於是那經紀人就趕緊跑到池子外他的小房間去聽電話了，他掛上了聽筒再跑到池子裏，說不定那紅色電光就會有一次新的跳動，所有池子裏外圈的人們會有一次新

的緊張——掌不住要笑的，咬緊牙關，淚往肚子裏吞的，誰知道呢，便是那位經紀人在接電話以前也是不知道的。他也是程度上稍稍不同的一種器械罷了。

池子外邊的兩旁，——上面是像戲院裏「包廂」似的月樓了，擺着一些長椅子，這些椅子似乎從來不會被同一屁股坐上一刻鐘或二十分的，然而亦似乎不會從來沒有人光顧，做了半天冷板凳的。這邊，有兩位咬着耳朵祕談；那邊，又是兩位在壓低了嗓子爭論什麼。靠柱子邊的一張椅子裏有一位弓着背抱了頭，似乎轉着念頭：跳黃浦呢，吞生鴉片煙？那邊又有一位，——坐在望得見那魔法的紅色電光紀錄牌的所在，手拿着小本子和鉛筆，用心地紀錄着，像畫「寶路」似的，他相信公債的漲落也有一定的「路」的。

也有女的，掛在男子身上，太年青而時髦的女客，似乎只是一同進來看。那邊有一位中年的，上等的衣料却不是頂時式的裁製，和一位中年男子並排站着，仰起了臉。電光的紅字跳一，她就推推那男子的臂膊；紅字再跳一，她慌慌張張把男子拉

在一邊嘖嘖喳喳低聲說了好一大片。

一位鬍子刮得光光的，只穿了綢短衫褲，在人堆裏掙來掙去踱方步，一邊踱，一邊頻頻用手掌拍着額角。

這當兒，池子裏的做交易的叫喊始終是旋風似的，海潮似的。

你如果到上面月樓的鐵欄干邊往下面一看，你會忽然想到了舊小說裏的神仙：『只聽得下面殺聲直衝，撥開雲頭一看。』你會清清楚楚看到中央的人圈怎樣把手掌伸出縮回，而外圈的人們怎樣鑽來鑽去，像大風雨前的螞蟻。你還會看見時時有一團小東西，那是紙團，跟鈕子一般模樣的，從各方面飛到那中央的人圈。你會想到神仙們的祭起法寶來罷？

有這麼一個紙團從月樓飛下去了。你於是留心到這宛然各在雲端的月樓那半圓形罷。這半圓圈上這裡那里坐着幾個人，在記錄着什麼，肅靜地一點聲音都沒有。他們背後牆上掛着些經紀人代表的字號牌子。誰能預先知道他們擲下去的紙

團是使空頭們哭的呢還是笑的？

無稽的謠言吹進了交易所裏會激起債券漲落的大風波。人們是在謠言中幻想。在謠言中興奮，或者嚇出了靈魂。沒有比他們更敏感的了。然而這對於謠言的敏感要是沒有了，公債市場也就不成其爲市場了。人心就是這麼一種怪東西。

佛誕節所見

浴佛節靜安寺的「廟會」似乎每年都有二特點。我發見了今年的特點是一折八扣書的攤子以及摩登士女到高橋「海濱浴場」需用的遮陽大傘。

倘使你是今年第一次來觀光這勝會的，你大概不會注意到一折八扣書和遮陽大傘罷；然而倘使你是每年都來看看的，而且你又對於「廟會」這名詞有一種歷史的觀念，那麼，當你看見那些一折八扣書和遮陽大傘的時候，你大概會在心裏說道：『哦！原來如此這般！』

不錯，原來如此這般。原來甚至在原始商業形式的「廟會」中，一折八扣書佔了一席。而「海上」摩登士女表示其不失為摩登的在高橋泥灘上晒黑皮膚的需用品，也佔了一席。跟靜安寺一樣古老的「廟會」是每年添上一個「都市文明」

的新鮮的時代的烙印的。

萬國公墓門前一帶就是那些遮陽大傘的陣地。都張開了，高踞在攤頂，粗竹的傘柄，藍白條紋或是紅白條紋的廠布傘面。多美麗，多威武！

『阿彌陀佛！這樣大的傘，四金剛使的罷？』

一個掛着黃布袋的真正「來自田間」的女香客對她的同伴說。同伴望着那些大傘，抓頭摸耳地，似乎正在研究這些大傘到底是給誰用的。她終於悟得了，似乎她畢竟見多識廣些：

『一定是賣給紅頭阿三用的！』

然而一位嬌小玲瓏的摩登姑娘立刻來推翻了那位「聰明人」的論斷。嬌小玲瓏的摩登姑娘竟買了這樣一柄看來只有四金剛或者紅頭阿三掌得起的大傘。掛黃布袋的兩個女香客驚愕地然而又似乎欽佩地打量着嬌小玲瓏的摩登姑娘的嫩藕似的手臂。她們終於評定這位姑娘使不動這樣大的傘。可是她買去幹

麼呢？這是一個謎。

離開遮陽大傘的陣地不遠，有一個草帽攤子。

草帽攤子絕對不是今年「廟會」的特點。然而，恕我的記憶力不甚佳，我記不起去年「廟會」上草帽攤子的「市招」寫得有些什麼字。不過今年這草帽攤子（我還沒發見第二個純賣草帽的攤子）確有一塊五尺來長，二尺來闊的薄木板，上面糊着白報紙，像舊式商店的「青龍牌」似的立在顯著的地位，而且濃墨大書着斗大四個字：

防雨草帽

讀者諸公，你們不能怪我神經過敏，實在是最近報章刊物上的××太多，簡直×得我頭痛了，而況即在我觀光浴佛節廟會的前一天報紙上有一條天津電報，說是該處一家商店因為出售「少女張傘」商標的汗衫，犯了「抗日」（對不起，我這

裏祇好不用×了)的嫌疑，被捉了人去，——這條「新聞」我看到，我也記得，因而我驀地瞧見「防雨草帽」四個大字，就馬上聯想到這位攤戶要不是卓越的「幽默家」，就該是最識「大體」的「敦睦邦交」主義者。我不能不擠到那攤子前仰瞻一番。

那時我戴一頂大概也還能「防雨」的呢帽，(聲明一句，也未見得不能防「日」)攤主人一見我不惜擁擠而來，當然認爲一筆生意上「門」了，頗爲殷勤地招待。這給了我一個「仰瞻」的機會。不打謊，我是常常試要客觀的地觀察人物的，然而那時我却有了頗大的成見：務必證明這攤戶是頭挑的「幽默家」。

這是我和他的問答：

『哦，是防雨的草帽？當真不漏水麼？』

『啊啊，你先生不要笑話，——價錢是便宜的。』

『那麼，防不防「日」呢！』

我只好逗他一句打算逗出他的「幽默」來，不料他把胖臉上的眼睛一瞪，似乎不樂意我的沒有誠意買貨，但也似乎不懂得我那句話的意義。

沒有誠意買東西我真覺得抱歉。我搭訕地擎起一頂草帽來看了一看。這也許還是「友邦」的「寶貨」呢，似乎防「日」也未必勝任，更不用說什麼防雨了。

恭恭敬敬把帽子放回原處，我就走了。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神經過敏了一點。這可敬的草帽攤戶既不是什麼卓越的「幽默」家，也不是什麼識「大體」的「敦睦邦交」主義者，——他只不過是一位喜歡在廣告上誇大一些攤戶罷了。然而，讀者諸公，當此××滿紙飛的時代，你看見了明明用作防「日」的東西大書特書着「防雨」，你不神經過敏起來，這才是怪呢！

虔誠燒香拜佛的人，燒香拜佛帶買東西的人，不燒香也不拜佛只是來買東西的人，不專買東西而只是來看看有沒有什麼可買的人，什麼也不想買而來忙熱鬧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從上海的各處，從上海近鄉的角落，都匯集在靜安寺

一帶。

都市人的化粧品的香氣，農村人的汗氣，地上到處全是騎巡的馬糞的臭氣，瀰漫在靜安寺一帶。

當然，在靜安寺內，還有火焰山似的檀香和各種線香的「庭燎」，這是善男信女們獻給菩薩的香。

廣闊的馬路擠滿了人。各種車子都只好「牛步化」。

基督教的佈道隊忽然出現了。打着旂，搖着鈴，分送傳單和小冊子。基督教佈道的手腕真敏捷呀，凡是有廣大羣衆的地方，基督教的「福音」總要來試一試。而且基督教是「有福」的；不論在那裏他們的宣傳隊總不會碰釘子。我相信高坐在靜安寺裏享受香火的菩薩們對於馬路上的基督教佈道隊一定也是「佛眼相看」的罷？

我不是「佛」，所以我就有點不平。我竭力想找出有沒有什麼「宣傳隊」之

類是屬於我們的，而且是爲了我們的沒有。走遍了靜安寺一帶的「攤基」範圍——這是約莫集合着二十萬人的一個大範圍呢！——我看不見任何足以反映華北的增兵和走私……等等嚴重問題的東西。只有那草帽攤上的「防雨」市招，勉強被我主觀的地看成爲反面的諷刺。

因爲這裏是「租界」呢！

最後，我發見「攤基」範圍以外的一片曠場上攢集着一個人堆，而且人堆裏爆出了鼓掌的聲音。我知道這一片曠場確是沒有被「租」的，雖然四圍全是越界的路。我遠遠看見那人堆的中央臨空還飄着一面小小的尖角旂。讀者諸公，請你們再一次原諒我的神經過敏。要是諸公當時身臨其境，大概也會想得太遠太好的。

我奮力擠進了那人堆。嘿！原來是幾位在飢餓線上掙扎的同胞在「宣揚國技」——不，倘使是大人先生們在什麼講究的場所玩這一套，那才是「宣揚國技」這幾位在曠場上的同胞只能說是跑江湖吃把勢飯而已！

老實說，對於「宣揚國技」之類，我向來不大有敬意；但那時一頂破氈帽兜圈子到我面前，我也丟了幾個銅子，於是轉身又擠了出去。

看模型

真是非常偶然之偶然，我看到了一具精心結構的中國形勢模型。也許本來不叫這名兒，可是我忘記了，就給牠杜撰這麼一個，自以為並沒有多大曲解。

這模型的基礎，自然是一盤「沙」——一個沙盤。自西至東，長長的蜿蜒的一條綠色沙，就是揚子江。也是自西至東，中段有一個大彎曲的一條黃色沙，當然是代表着黃河了。作爲「萬里長城」的是硬紙剪成的鋸齒；想得周到極了。這沙盤上的「萬里長城」是設防的，整整齊齊排列着不少軍隊，槍口朝外，儼然是向東北進發的姿態。

也還有許多大砲。砲口當然也是一致對外的。

也還有懸掛着的許多飛機，——看那些機頭的方向，大概這些都是敵人的飛

機罷，然而飛機下邊有不少高射砲排列在那裏，也做成瞄準的姿勢。

在陸地之東，海洋裏有無數戰艦。不用說，這是警告我們沿海各省受威脅。

東北四省的地面上因為擺下了四個大字「還我河山」製圖者覺得已經夠了，或許是已無餘地可供支配，所以「青紗帳」和荒山密林間的義勇軍的活躍在這模型上便毫無痕跡。

西邊，約莫也是「邊疆」了罷，忽然也有硬紙剪成的「雉堞」城壕上也有不少大砲。砲口方向似乎也是朝外的。對不起，我只能說「似乎」，因為人擠得很，模型也不算大，我實在看不清楚。

再來一個鳥瞰：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表示着各省的位置。我還想多看一下，可是我的朋友却催我走了，並且大不敬的說：

「這樣粗製應景的玩意，有什麼細看的必要！」

「呵，什麼？我覺得這是精心結構的呢！」

我驚訝地說一面也跟着朋友走了

不料我的朋友却冷笑起來：

『算了，算了，老朋友，你真是外行！在地圖模型製作的標準說來，這一具是未入流的多麼粗拙惡劣！』

我明白了。原來我的朋友是用了專家的眼光在批評這具模型了。專家，我不敢輕視；但是我常以爲專家而處處帶着「專家眼」，有時會迂闊得可笑的。我和眼前這位「專家」是朋友，我義不容辭要指出他的弱點，我於是和他辯論起來：

『不過，老朋友，請你不要太嚴格，——不，請你想到這具模型不是爲學術的目的，而是爲——咳，老朋友，你不覺得那些長城，長城上的兵，大砲，不都是很用了一番匠心這才佈置成的麼？』

『哦！朋友似乎要敷衍我的面子了，『這，不是學術的目的……』』

他朝我看了一眼，似乎在問我：『那麼，倒底爲什麼？』我坦然回答道：

「這本來是爲了哄小孩子的。」

原來這具模型是兒童玩具展覽會的陳列品之一。

不料我的朋友更加憤憤不平了，他說：

「噢！小孩子的？哄小孩子的！甚至於自己國家的地圖也可以拿來哄小孩子麼？」

這時，和我們同走的朋友的兒子忽然插言道：

「昨天看見報上說：××軍在長城一帶增兵了，那麼我們的軍隊呢？」

呵呵！我和我的朋友只好苦笑了。

我同時感到這具精心結構的模型實在倒是頂括括的「幽默」的作品呢！

國文試題

不多幾天以前，到一個朋友家裏談閒天，看見他們夫婦倆都覺有點煩惱，問起原因，才知道爲的是他們的小少爺考初中落第了。

『落第也不算得什麼大事，何必煩惱。』是我的解勸。

可是再談了幾句，才又知道因爲孩子落第，朋友夫妻倆吵架一場，所以臉色不好看。太太怪怨丈夫平日不督促兒子的學業，致有此失，丈夫却袒護兒子（也就是給自己出脫），說是考題太難之故。

拿幾張團得頗皺的油印題紙放在我面前，我的朋友還有點忿然地說：

『請你看看，這種題目是不是考初中一年生的？』

我一看題紙，第一行是「常識」，下邊有十來個測驗式的問題，其中有一半倒

是和「國學」有關係。現在我只記得了三四個。

一、何謂唐宋八大家？

二、戰國時有多少學派？

三、元朝何種文學最發達？

四、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作者是誰？

那時我也不能不「左袒」我的朋友和他的小少爺了，我也來不及對那張「常識」試題紙苦笑，趕忙正色對朋友的太太說：

「當真，題目是太難了，無怪他答不上來！」

不料那位太太却滿肚子委曲似地嘆一口氣道：

「你還不知道這猴子連一個國文題也做錯了？考不取，是爲此。」

我趕快再找國文題來看，這可是到現在我還記得明明白白，是一二題任擇其

二、我的鄰人。

朋友從旁加以說明：「孩子是選擇了後面的一個。他大寫其前門鄰舍是洋行跑街，後門鄰舍吃報館飯，左鄰是什麼公務員，右鄰有一個孩子和他是好伴；可是據說做錯了！」

「呵！」我不覺得驚叫起來。

「哎！」朋友又接着說下去，「據孩子自己說，他同桌的考友是把「我的隣人」解釋作口口聲聲要同我們親善提攜的「友邦」的，然而這位考友是榜上有名了。」

這樣的「解釋」真是了不得。我正在驚疑莫定，朋友的太太却早在請我做裁判員似的向她的丈夫攻擊起來：

「俗，茅先生，你想想，他整天價起勁着什麼國防文學，却不會教教兒子不要做

錯了題目！他老是說國防文學已經普遍得很，却不會想到中學教員出題目也要「國防」起來。他還硬着嘴說「我的鄰人」當作「友邦」解釋是想入非非；你說，我同他吵，是不是應該的？」

我實在想不出話來回答這位「理直氣壯」的太太，我只好朝着那位被攻擊的朋友苦笑。

離開了這對賢夫婦時，我想：即使那位出題目的「考官」並沒先有那樣的「愛國的解釋」的成見，然而他看到那本「愛國的解釋」的考卷時，大概是拍案叫道：「這孩子可教也！」所以就給他榜上有名了。

好玩的孩子

孩子不喜歡讀「書」。這是說，照三十年前老祖母的意見，所謂「書」，限於學校裏老師叫化錢買了在講壇上講授的。現在老祖母也不堅持她這意見了。所以孩子除了上講堂就把教科書束之高閣，好像更加理由十足似的。

可是在「玩」這方面，他却是一個「博愛主義者」。文的，武的，半文半武的，比他大了四五歲的「青年」們的「娛樂」，或是比他小上四五歲的兒童們的一遊戲，「他無一不愛。他往往丟下汽槍就在玩陀螺，剛脫下跑冰鞋就和三四位比他矮了一半的兒童「造房子」，放下口琴又去吹那只有四五歲的兒童當作寶貝的江北人製造的口哨。

書——自然是教科書以外的書，也是他的「玩」的對象。也是一個「博愛主

義者。」法布爾的科學的故事，他要看；欽流，一週間，俠隱記，雷雨，三國志……也要看。可是同時也還不能忘情於「街頭圖書館」那些連環圖畫小說。一套連環圖畫的火燒紅蓮寺和一冊鉄流放在一處，在他竟毫無不調和之感。他明知道「飛劍」和「掌心雷」是假的，也會批評道，『老是這一套，』然而他碰到手時總不肯不再翻一遍。

他會坐在他的「角落」裏，拿一本橘中祕「研究」上一個多鐘頭，然而他拉了一個伙伴把海陸軍棋反臥着，不用「公證人」，只是「盲走」（看不見自己的棋子是什麼，只是照路子走，碰到小的就吃了去，碰到大的就被吃）也可以津津有味「玩」個整整半天。

是這樣一個好「玩」的孩子，你可以猜猜一架無綫電收音機到了他手裏時的情形了。

那簡直是「滑稽的」（用孩子們最常用的口頭語）你試靜坐在一旁二十

分鐘罷，你會忽而聽得「爵士」，忽而又是大路歌，義勇軍進行曲，忽而是「粵曲」，忽而又是「平劇」，「蹦蹦戲」，剛聽得鐘鼓喧鬧，佛號清朗，忽然又是「主上帝愛我」的讚美詩了。他不喜歡「霸王別姬」的哼哼唧唧和呵呵味味，他批評「彈詞」是出不出恭的便秘者在那里「努力」，他嘲笑「阿彌陀佛」和「主耶穌」，他也常跟着播音裏的大路歌之類唱了一段——然而全不相干，他總喜歡什麼都聽聽，因為在「玩」這方面，他是一個「博愛主義者」。

全上海的播音台大大小小也許有四五十個罷，佛教徒利用牠來宣揚佛法，基督教徒利用來佈道，藥房，香烟公司，利用來做廣告，教英語或日語的利用來銷幾本書，乃至什麼唱片公司利用來推銷——不是唱片，而是「大戲考」。

全上海玩收音機的，老小男女，也該有幾十萬罷，各人該有各人所常聽的特嗜罷！然而也有這麼一個孩子跟一板正經的人開玩笑。

正像收音機裏放出來的播音節目是同時什麼都有，我感念到我們這社會是

無奇不有，而像這孩子的人恐怕也不少罷！

談我的研究

十一二歲時，也讀七俠五義一類的書。對於俠客們所使用的「袖箭」，了不得的佩服。我不知道俠客們的「袖箭」是怎樣一個製法。但是因為也把幾本有關線裝，絕大的板匡（有二十五史那樣大），連史紙印的什麼格致彙編，時常翻翻，我就斷定要製造「袖箭」，大概得用「彈簧」。於是買了銅絲，繞在銅筆套上，成功了一種「彈簧」。「箭」是竹篾改造的。又物色到了一端有節的小竹管，先裝進「彈簧」，再把「箭」按下去，手指捺住了「箭」頭，——放。

您自然想的到，結果並不好。箭是從竹管口吐出來的，不是「射」。于是想法改良。銅絲換粗，再換用鐵絲，「箭」的重量減少，「彈簧」加長……總之，很費了一番心血，然而終於沒有成功。

過後兩三年，我的熱心轉到了「化學」。並不是因為那時我的學校課程中有了「化學」了，而是因為讀了一些偵探小說，看見犯人和偵探都用什麼奇怪的毒藥。那時我的動機或者是想學犯人多於想做偵探，因為那時我覺得我的仇人很多。然而「化學」不像「袖箭」似的有了二百錢就能夠實驗的，所以我那時只能「紙上談兵」，從什麼「西藥大全」或者別的那時候的「新法」書籍裏去找滿足。因為只是「紙上談兵」，不久就丟開了。

我的兒童時代就點綴過這麼兩件事——說得上是被我真真熱心「研究」過。這以後，離開了學校，又進了社會，差不多有十年光景，我沒有那樣熱心地「研究」過什麼。再後，因為職業上的需要，我也曾在某一時期把心力集注在某一事項——或者說是某一種「學問」罷，但是我自家明白，那是不過因為需要，萬萬不及小時對於「袖箭」和「化學」是真的熱心。

最近七八年來，我在沒有職業的狀態下把寫小說作爲一種自由職業了。這一

個「行業」沒有一點「研究」好像是難以繼續幹下去的因而我不能不有一個「研究」的對象。這對象就是「人」！

第一次寫了幻滅，是一九二七年的九月。那時因爲一則「有聞」，二則並無別事可做，而適宜于造爲小說的原料又積蓄得頗多。我應該說是「無意中」積蓄得頗多。因爲那些原料之獲得，並不是爲了存心要寫小說，事實上，當一九二六年秋我把以前因職業的需要而置備的一些書籍寄存在一位朋友家裏的時候，我對他說：「也許以後我用不到了，但也許再沒有我來用牠們；此時誰也不知道。」那時我沒有寫小說的意思，就是以前有過，那時也丟得乾乾淨淨了。然而後來那些「無意中」積聚起來的原料用得差不多了，而成爲我的一種職業的小說還不得不寫，於是我就要特地去找材料。

我於是帶了「要寫小說」的目的去研究「人」。

「人」——是我寫小說時的第一目標。我以爲總得先有了「人」，然後一篇

小說有處下手。不過一個「人」他在臥室裏對待他的夫人是一種面目，在客廳裏接見他的朋友親戚又是一種面目，在寫字間裏見他的上司或下屬又另有一種面目，他獨自關在一間房裏盤算心事的時候更有別人大見得到的一種面目；因此要研究「人」便不能把他和其餘的「人」分隔開來單獨「研究」，不能像研究一張樹葉子似的，可以從枝頭摘下來帶到書桌上，照樣的描。「人」和「人」的關係，因而便成爲研究「人」的時候的第一義了。

於是單有了「人」還不夠，必得有「人」和「人」的關係；而且是「人」和「人」的關係成了一篇小說的主題，由此生發出「人」而這些生發出來的「人」當然不能是憑空的想。

我以爲一個寫小說的人如果要研究的話，就應是研究「人」。應不是「小說作法」之類。

「人」有了，「人」與「人」的關係也有了，問題就落到實際的寫作。我想仍

舊講我自己罷。最初，我並不覺得這方面也不能單在書桌上研究。但是許多文學上的先例以及自己的經驗都告訴我：如果要借書中「人」的嘴巴裏很簡單的兩三句話把那「人」的典型的性格寫出來，或是要使書中「人」嘴巴裏說的確實是活人的話，那也仍得拋開了書桌上的推敲而向活人羣中研究。

沒有讀過若干的前人的名著，——並且是讀得很入迷，而忽然寫起小說來，並且又寫得很好的作家，大概世界上並不多罷。勞動階級或農民出身的作家，雖然並沒受過學校教育，可是在他從事文藝創作以前，大都先和前人的名著有過接觸的。自然，世間也有未嘗讀過前人的名著而就能夠寫了好的作品的人，但是他即使沒有受到前人的名著的影響，他大概總受到過民間的口頭文學的影響；他從民間故事、歌謠等等民間的無名作家的集體作品，（而這些作品經過長久時代的鍛鍊和增飾，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一定受到過很多的好處。赤手空拳毫無憑藉的作家，事實上是不會有的。所以寫小說的人倘使除了研究「人」而外還有什麼應得研

究的，就是前人的名著以及累代相傳的民間文學。

（我覺得我開始寫小說時的憑藉還是以前讀過的一些外國小說。我讀得很雜。英國方面，我最多讀的，是迭更斯和斯各德；法國的是大仲馬和莫泊三；左拉；俄國的是托爾斯泰和契訶夫；另外就是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家了。這幾位作家的重要作品，我常常隔開多少時後拿來再讀一遍。除了英國，其餘各國的作品我都從英文的譯本讀的。記得我的幻滅發表了後，有一位批評家說我很受屠格涅甫的影響，我當時覺得很驚異，因為屠格涅甫我最讀得少，他是不在我愛讀之列。爲什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高爾基以及新俄諸作家是最近才讀起來的。高爾基的中篇起碼人（Prei-men）我讀了譯爲“Out cast”的一個英譯本，也讀了譯爲“Creatures once were men”的一個英譯本，我覺得倘使我能直接讀原文，我一定還能讀得入迷些罷。就這兩個英譯本而言，我覺得前者勝於後者，但究竟何者爲近於原文的風格，我不知道。

本國的舊小說中，我喜歡水滸和儒林外史。這也是最近的事。以前有一個時期，我相信舊小說對於我們完全無用。但是我們仍舊懷疑於這些舊小說對於我們的寫作技術究竟有多少幫助。至於紅樓夢，在我們過去的小說發展史上自然地位頗高，然而對於現在我們的用處會比儒林外史小得多了。如果有什麼準備寫小說的青年人，要從我們舊小說堆裏找點可以幫助他「藝術修養」的資料，那我就推薦儒林外史，再次，我倒也願意推薦海上花——但這決不是暗示青年人去寫跳舞場之類。

自家寫的東西寫過出版後就不願意再去看。偶然再看了時，心裏總發生了「這是我寫的麼？」的感想。剛脫稿不久的小說自然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夜裏睡不着時回想起來，便想出毛病來了；但特別是夜裏讀着西洋名著讀出了味的時候，更能回想起自家的毛病來。我以為一個人開始新寫一篇的時候，最好能把他的舊作統統忘記；最好是每次都像是第一次動筆，努力把「已成的我」的勢力擺脫。

我的中學生時代及其後

時常這麼想：如果我現在又是個中學生，夠多麼快活！我時常希望在夢中我居然又是中學生；我居然又可以整天跑，嚷，打架，到晚上睡在硬板鋪上絲毫不感困難地便打起甯來；居然又可以熬整夜預備大考把大摺的講義都強記着，然後又在考試過後忘記得精光；居然又可以坐在天橋上和同學們毫無顧忌地談自己的野心，幼稚地然而赤誠地月旦人物。呵！熱烈愉快的中學生時代！前程遠大的中學生時代！在那時，如果有誰不覺得整個世界是他的，那他一定不是好中學生，我敢說！

然而我始終未嘗在夢中再爲中學生，甚至中學時代的同學也不會夢見半個。不過是十多年呢，然而抵得過一百年的滄桑多變的這十多年，已經去的遠，已經不能再到夢中來使我暢笑，使我痛哭，使我自負到一定要吞下整個世界！

是的，吞下整個世界！是中學生，一定得有這個氣魄：有一個挨得起餓，受得起凍，經得起跌打的身體，有一個不怕風吹，不會失眠，不知道什麼叫做暈眩的腦袋，還有，二三十年大好的光陰，原封不動地疊在他面前，他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人類將來的一切，都操在他手裏，都等待他去努力創造，他怎麼可以自己菲薄？

遇到了年青的朋友時，我總喜歡聽他們談他們的中學生生活。聽到了他們這時代所特有的鬪爭生活的緊張和快活，我常常爲之神往；再聽到了他們這時代所特有的青年的苦悶，我又常常爲之興奮而惆悵。不錯，現代的青年，尤其是前程遠大的寶貝的中學生，都不免有些苦悶，都曾經有過一度的苦悶；始終不感得此苦悶者，若非「超人」便是渾渾噩噩的傻瓜。超人非此世所有，因而只有好中學生纔會有苦悶，有一時的苦悶罷？這是我們當此受難時代所不得不經過的「洗禮」呀！時代的特徵就是每一個有造化的青年必得經過一度苦悶。應該歡迎這苦悶，然後再戰勝這苦悶，十分元氣地要吞下全世界似的向前向前，幹着幹着，創造你自己將來的

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和人類將來的一切罷！

鬪爭的生活使你幹練，苦悶的煎熬使你醇化；這是時代要造成青年爲能擔負歷史使命的兩件法寶。

在我的中學生時代，卻沒有福氣來身受這兩件法寶的薰陶。相差不過十多年呀。然而我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平凡的，只把人煨成了恹恹小丈夫的氣度。在我的中學生時代，沒有發生過一件事情使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感受着興奮和震盪。也許就是爲此我始終不再夢見我的中學生時代了。

我的中學生時代是灰色的，平凡的；沒有現在的那許多問題要求我們用腦力思考，也沒有現在的那許多鬥爭來磨練我們的機智膽略。學校生活的最大的浪花是把年青的美貌的一年級同學稱爲 *Face* 而爭着和他做朋友，爭着謔七言的歪詩來讚頌他，或是嘲笑那些角逐中的對方。我經歷過三個中學校，浙西三府的三個中學校，我的最可寶貴的中學生時代也就在這樣灰色的空氣中滑了過去。如果一

定要找出這三個中學校曾經給與我些什麼，現在心痛地回想起來，是這些個書不讀秦漢以下，駢文是文章之正宗；詩要學建安七子；寫信擬六朝人的小札；舉止要風流瀟灑；氣度要清華疏曠……當時固然沒有現在那些新雜誌新書報，即使也有一二種那時所謂新的，我們也視爲俗物，說牠文章不通，字非古義。在大考時一夜的「抱佛脚」中，我們知道了歐洲有那些國，那些戰爭，和中國有那些條約，有所謂法國大革命，拿破崙，普法戰爭，日俄戰爭，然而我們照例是過了大考就丟在腦後去了。世間有所謂社會科學，我們不知道，且也不願意去知道。是在這樣的畸形閉塞的空氣中，我度過了我的中學生生活，這結果使我現在只能生在這裏寫文章，過所謂「文士生涯」。

那時我們亦無所謂「苦悶」。苦悶的人是有福的，因爲這是思想展開到某種程度的徵象。因爲通過了這一時期的苦悶，他的思想就會得確定，他將無往而不勇，而不愉快。我們的中學時代卻只有渾噩，至多不過時或牢騷，一種學來的牢騷；太

息於前輩風流不可再見，叔季之世無由復聞「正始之音」那種無聊的非青年人
所宜有的牢騷。

中學畢業的上一年，「辛亥革命」來了。住在滬杭鐵路中段，每天可以接讀上海報紙的：中學生的我們，大概也有些興奮罷？大概有一點。因為我們也時常到車站上買旅客手裏帶着的上海報，並且都革去了辮子了。然而這興奮既無明確的意識的內容，並且也消滅的很快。第一個陽歷元旦，在府學明倫堂上開了什麼市民大會一類的東西，有一位，本來是我們這中學的校長，且又是老革命黨而又新任什麼軍政分府，演說「採用陽歷的便利」；那天會裏，這是惟一的演說。現在我還依稀記得的，是他拿拳頭上，指骨的凸出處來說明陽歷各月的月大月小。如果說我在中學校曾經得了些新知識，那恐怕只有這一件事罷？

後來我又進過北方某大學，讀完了三年預科，我還是我，除了多喫些北方的沙土，並沒新得些什麼，於是我也就厭倦了學校生活了。

現在，三十許的我，在感到身體衰弱的時候，在熱血塗涌依然有吞下整個世界的狂氣的時候，每每要遺恨到我的中學生時代的太灰色太平凡了。我總覺得我的太平凡太灰色的中學生時代使得我的感情理智以及才能，沒有平衡的發展，成了不完具的畸形的現在的我。時代不讓我的青年時代，最可寶貴的中學生時代，在鬥爭的興奮和苦悶的熬煉中過去，不讓我有永遠可以興奮地回憶着的青年時代的生活的浪花，這也許就是所謂早生者的不幸罷？

這也就是爲什麼我時時有這樣的感想：如果我現在又是中學生，夠多麼快活！好像是一個失敗的圍棋手，在深切地認知了過去的種種「失著」以後，總想要再來一局，而又況我的過去的「失著」都好像罪不由己，都好像是早生幾年者該得的責罰似的。

相差不過十多年呢，然而在現今這大變化的時代作中學生是幸福的！各種的思潮都在你面前攤開，任由你憑着良心去選擇，很不像我的中學生時代只能聽到

些「書不讀秦漢以下」一類的話語。學校生活不復是讀死書，不復是無聊到僅僅在一年級新生中間發見 *Face* 而是緊張的不斷地有鬥爭，還是社會的活動。這些，多麼能夠發展你的才具，充實你的生活！歷史的大輪子正在加速度轉進，全世界的人類正在唱着偉大的進行曲，你們，現代的中學生，躬逢其盛地正好把年富力強的數十年光陰貢獻給社會給人類！歷史需要着成千成萬的中學生青年來完成光榮的使命！誰覺得出了中學校的大門便沒有路走，那他不是傻瓜便是軟骨頭！

歷史的悲壯劇的展開是數百年而始得一見的，青春，中學生時代，人生也只有**一次**；正在青春而又正在前程無窮的中學生時代，而又躬逢數百年一見的歷史的悲壯劇的展開，而或又更幸而未生在富貴家庭被捧在掌裏舍在嘴裏做活寶貝，這真是十全的「八字」，應該不要辜負，應該不要自暴自棄，應該比什麼人都興高采烈些！

只有不幸而生於富厚之家被捧在掌裏舍在嘴裏做活寶貝烘軟了骨頭的現

代青年，才是很不幸地只配在歷史的大輪子下被碾成肉泥！

這樣的不幸兒是可憐的，他沒有自由的_的身體，他沒有選擇他的生活的自由，他就不配有吞下整個世界的豪氣。

我很慶幸我沒有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當做過活寶貝，所以雖然我的中學時代是那樣的灰色平凡，從那樣的陳腐閉塞幾乎將我拖進了幾千年的古墳裏去，可是歷史的壯潮依然捲我而去，現在我還坐在此間寫這一篇文字。但是我依然羨慕着現今爲中學生的幸而不被捧在掌裏含在嘴裏當作活寶貝的年青的朋友。呵！呵！尚在中學校或將出中學校的年青的朋友呀，不要以爲你是一個小小的中學生看着那龐大混雜的社會而自慚形穢，不是這麼的，正因爲你是個寒苦的中學生，你的骨頭尙未爲富貴祿利所薰軟，你有好身體，你有堅強的意志，你肯幹，你是無敵的，你剛在人世，你有年富力強的二三十年好光陰由你自己支配，你自己將來的一切，社會將來的一切，人類將來的一切，都操在你手裏，都等待你去努力創造呢！

自然在你創造的途中有些困難等着你但是你總不至於忘記了「不遇盤根錯節，無以見利器」的古語；也許你在創造的途中喪失你個體的存在，但是你總可以想見富家的公子常常會碰到綁匪，或者是喫得太多送了性命！

三十年代照例是新歷史的展開期，前程遠大的，什麼都足以驕人的中學生呀，新時代在唱着進行曲歡迎你，歡迎你！

回憶辛亥

辛亥年暑假後，我由浙江省立第三中學（在湖州）換到了省立第二中學（在嘉興）進的是三年級。二中的算學程度比三中高得多，教師又頗頂真，我不得不「迎頭趕上去。」最初的一個多月，我幾乎是「全身心浸在算學裏」了——一面要自己補習沒有學過的，（那是因為換學校而得來的一段脫筭的空白）一面又要接受新教的，我簡直除了算學以外不知有何物，或者說，不知「人間何世」能？

二中和三中雖然同是「省立」而且一在湖州一在嘉興，學校所在地的風土人情也可以說完全一樣，可是校內的空氣頗有不同之處。算學的特別注重與特別不注重，是一端；其次便是三中的教職員中只有一位新來的舍監是沒有辮子的，學生全有辮子，但二中却頗多「和尚頭」。校長是個假辮子，據說因為是校長常常要

見官府，只好「假」將起來。但在學校中也常常不裝假辮子。英文教員之一，「到過西洋」自然沒有辮子。國文教員中有三位（朱希祖，馬裕藻，朱蓬仙）據老同學說，也都是校長的「同志」。但據我那時的實地觀察，有一位常常光頭上課，另一位雖然可以不戴瓜皮小帽而垂辮，然而「形跡可疑」。第三位如何，我記不清了。

有這麼多光頭教員，自然會教出光頭學生來。在我進校的上一學期，這省立二中發生過「剪辮運動」。結果是我進去的那一級裏，剪得最多。這些光頭主義者有幾位過了一個暑假從家裏出來，便也變成校長的「同志」。原因不一：有的是家庭不答應，有的是因為出校去太惹人注意。然而徹底的光頭主義者，在全校中也還有十多位，而我這一級裏約占半數。記得三中裏也有一位同學沒有辮子，但他是大病一場，不得不「犧牲」，身藏醫院證書為憑。

二中的又一空氣是教員常到學生自修室，——來閒談。這不足為奇，假使從「封建關係」上來看，教員大多是嘉興府屬的人，教員和大多數學生中間轉彎抹

角都可以攀上點兒世誼戚誼或者鄉誼。我所在的那個自修室裏大概有二十位同學，在三「誼」關係上，和兩位算學教員最接近。於是這兩位老師便常來閒談了。我沾了這一份「光」，真是「常若芒刺在背」。讀者大概也想像得到：一位教師到你的自修室來閒談，談着談着忽然像朋友似的問你道：「幾何（或是代數）不好弄吧？不要怕，不難，算學是頂容易學的。不過中間脫了一節或是前面的沒有弄熟，那就是神仙也學不會。」接着他就叮囑同班的「算學大家」隨時教你，這時候，你會覺得比在課堂上叫你出來「面試」還難以應付，你會覺得倘不把算學弄好，（僅能 *pass* 還不夠）就好像太不幫老師的忙似的；我之所以不得不「迎頭趕上去」實在也就是如此。

在辛亥年，「光頭」是革命黨的標幟。二中的校長和教員既然全是光頭，不用說總有點「那個」的。嘉興府出過一位轟轟烈烈的革命黨，陶煥卿。但在那時候，陶煥卿早已就義，在嘉興城裏住的似乎有范古農。只有極少幾個年紀大的學生知道

老師們有時到范府上去「聽講佛經。」然而這極少幾個年紀大的學生也不知曾有陶煥卿其人。直到「武昌起義」以後，方從體操教員的快嘴裏聽得一二次這人名，並且還知道有一次教員們到范府「聽講經。」其實是給陶煥卿「念經。」

因為這些「光頭教員」除了「光頭」以外只是「教員。」他們是真人絕對不露相的。（體操教員稍稍例外，下文再說。）算學教員只教算學，攔開不算，就是光頭的或假辮子的國文教員也從不露半絲半毫的種族思想，或民權思想的味兒。我記得讀的全是古書，朱希祖教的是周官考，只有朱蓬仙教「修身」自編講義，通篇是集句，最愛用顏氏家訓，現在想來，這或者在他有深意。

講到那位體操教員，（記不起他的姓名來了）在我的意見，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是全校中僅有的兩位客籍教員之一，大概是台州人，方臉大頭，一對凹眼睛，那是嘉湖一帶不多的。他是快嘴。就是那位出名「鬚直」的幾何教員，（這是一位有辮子國文教員稱呼他的，原文是嘉屬的土語；今既不拉丁化，姑且譯意）也說體操

教員「亂來。」不過他曾怎樣「亂來。」我完全記不起了；他也常到我們那自修室，用生硬的台州音說話，不大聽得清，似乎態度有點「糾糾然。」

體操教員後腦有隆起的一塊，因為沒有辮子，並且剃的道地的和尚頭，所以遠遠看去也是高低分明。喜歡說笑話的代數教員常常當面摸着體操教員這一異相，「呼之爲「反骨。」體操教員聽了，常常會忍不住露出自負的神色來。有時他正色答道：「當心，也要，你們沒有反骨的。」

嘉興是沿鐵路綫的，離上海不過三小時（照那時說）的路程，所以「武漢起義」的消息到得頗快。第一個「宣佈」這消息的，是偶然到校外去買東西回來的。一位四年級同學。他在東門火車站買了一份上海報，於是知道了有這麼一回事。這消息在同學中間傳佈了開來，可是也不過是「傳佈」罷了，「人心」並無「不安。」

那天晚上代數教員又到我們的自修室來閒談。就有幾位同學問他關於「武漢起事」的下文。他的回答也沒有什麼出奇之處。後來臨走時，却指着自修室裏幾

位未剪辮的學生（我也在內）用了證方程式的口吻說：『這幾根辮子，今年不要再過年了！』

給大家一次興奮的，是第二天午飯以後，幾何教員（他是計仰先）的「閒談」。他一跑進自修室就朝裝假辮子的同學說：『假辮子用不着了！』然而那時他自己却例外地裝得有一根假辮子。於是在同學發問他回答的局面下，他說了許多話。然而也許是因爲無關於辮子，我現在什麼都記不起來，只記得他說時頗氣促，而且臉都漲紅了。

這天下午功課完畢，就有好幾位同學請假出校到東門去買上海報。這大都是等候上海車來，上車去向車中旅客轉買的。晚上自修室裏最多的議論是剪辮子。但是第二天忽然全校的「光頭」都裝上了假辮子。據說是一位光頭的通學生早上來校在街上大受「愚民」注意，說他是上海來的革命黨，所以全校的「光頭」都臨時戒嚴。

接連幾天，沒有新發展。也照常上課。不過幾何教員請了假，由代數教員代課。也仍舊有學生到東門去買上海報，不過更難買了。記得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下午，只我一人在自修室，忽然那位體操教員跑了進來，一看人少，似乎很掃興，遲疑了一會，就叫我和他一同到東門去走走。我是新生，而且年紀最小（十五歲）素來和教員沒有交際。一時竟回答不來，可是被催促着，就跟了他去。

我那時還不認識嘉興城裏的路，心沒有東門去買過上海報，什麼都外行；而那位體操教員似乎也不在行，他沒有算好上海車到的鐘點。到了車站時，車剛剛過去，上海報自然買不到。他又一次掃興，便要在車站附近小酒店裏，酒自然是他請客。我一滴酒也不能喝，除了吃菜，就教他吃螃蟹的方法。他打起台州腔，說了不少話，可是我大都不甚了了，只分明記得一句是：「這次革命黨總不會打敗仗了吧？」他說時是那麼正經，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有點「滑稽」。

以後是學校裏的空氣漸漸緊張起來，不為別的，却爲了領不到款，有斷炊之慮。

提前放假的呼聲也高起來了。上海光復的消息促成了提前放假的實現。離校回家的早晨，我聽得同學們傳說，光復上海的「志士」中有我們那位的，教員並且聽說杭州也「光復」了。所以我到以後第一句話就是「杭州也光復了」。

那時我的家鄉的官是一個旗人。因而紳商們覺得不免要流點血。幸而那個武官「深明大義」加之商會裏也籌得出錢。於是平安無事，就出了白旗。那位旗人官呢，「護送出境」了事。

跟着老百姓忙的，是剪辮子的「儀式」。有人主張先剪一半，有人主張四邊剪去，只留中間一把，依舊打辮子，盤起來藏在帽子裏，更有人主張等過了年看個好日子再剪；然而也有爽爽快變和尙頭的。

學校裏却來信說，開學了。我於是再上學，沒有辮子。好幾位老光頭教員都不來了，「另有高就」；只是那位生有「反骨」的體操教員仍在。有人說他確曾去打杭州，不過半途而廢。他還是常到我們的自修室來閒談，似乎常常帶點牢騷。

836
D812

107916

新來了一位舍監（或者是學監）因為舊校長當過軍政分府，此時也事忙，只能掛名，所以這位新舍監是大權在握的。他的新政是巡視自修室，自修時間禁止學生往來或談天。這在「革命」以後的我們，自然認為太「專制」，於是報之以「搗亂」。他的回手是「記過」。終于……完了那天，我們自修室裏幾位同學在外喝醉了酒，回校來質問他「記過的理由」。運動了手，打碎了佈告牌。打過後大家回家去了，不久就得了學校的通知：除名。我是一回一喝酒的一人，……出手打，然而在大考以前我確曾把一隻死老鼠送給那位舍監，並且還在紅封套上……了幾句莊子。因此我也永別了省立第一中學。